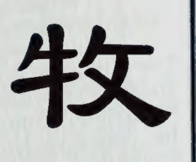


牧津

牧津卷之二十二目

砥礪

吳隱之　李恂

羊茂　辛術

謝諼　鄧攸

胡威　孫謙

沐並　高慎

趙軌　孔覬

王暢　傅昭

陸繢 二見　洪矩
江秉之　檀敷
周鎮　褚炫
褚瑤　時苗
蔡樽　何遠
樂法才 二見　裴潛 二見
庾華　王洪軌
房恭懿　沈文秀
劉褱惠　羊敦

王思政 二見　皇甫無逸
裴寬　王禹偁
包拯　凌冲
畢仲游　申徽
祝天覞　馮履謙
魏中孚　王璡
李白　戴鵬
范希正　胡壽安
王勳　衛世瞻

吳廉

牧津卷之二十二　砥舠

明山陰祁承㸁輯

吳隱之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此地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黷貨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既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嶺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

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與乾魚、及歸、妻劉氏賚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卽投於湖、復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爲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被絮、勤苦同於士庶、後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氈席、

一篋可資數世、隱之終不易心、沉香一片何足爲累、總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意在斯乎、

李恂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為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清操一如刺郡至拾橡實以自資傷哉貧

也、

羊茂

羊茂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但具鹽豉、

苦節不可貞、

辛術

辛術爲東徐州刺史、淮南經畧使、朝廷以犯辟郡守貲財及奴婢百口、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

謝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玖委地、足下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眞足廉頑、

謝謨

謝謨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爲媿、

劉寵高處、不在一錢之選、數多未便爲媿、但恐無若耶山中父老之言耳、

鄧攸

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去，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紞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令推不去，

伯道棄兒若塵土，自是殘刻人，淸亦何足言，惟爲政大得民心，又淸而不刻，不知何以能倒行逆施乃爾，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貔父質爲荆州刺史以忠靖著稱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單行既見父停廐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帳下都督先請假還家未發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

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由是著名遷徐州刺史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胡伯武父子砥行足表頽風但帳下都督之陰爲資裝威既不能早覺而賜絹謝遣則亦已矣質且杖而除其名吾猶以其清恐人不知也

孫謙

孫謙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道載縑帛以送之、謙曰辭、謙每官去、輒無私宅、借空車廐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床施蘧篨屏風、冬則布被莞席、

居官若欲盡職、潤屋潤身、原非所有、如此乃成其居身儉素、

沐並

沐並少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而不留也爲人公果不畏强禦爲成皐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求索槀穀見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閤下呴呼罵吏並怒因躧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吏

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

烹斫材牂牁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共食來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爲長吏八年出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困又敕豫掘搯戒氣絶令二人舉屍即搯絶哭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祭弔之賓無設粟米之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之

德信是好奇人、故始之收肇似任氣、而後之戒子似詭激、詔書所謂自恃清名、乃其定評、

高愼

高愼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愼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清名爲基、躬範可遺後世、第不當有意立名耳、

趙軌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為戒。」惰文受禪，為徐州別駕。考績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復為原州司馬，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

不改操、

名撿須自矜肅、還落棋、酬暴禾、執雖慄慄乎有意以修名、然亦可爲苦心矣、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斯言良可思法、

孔覬

孔覬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眞素、不尚矯飾、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覬見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覬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覬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

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孔思遠是眞率人、而必欲載米還道存、非直過矯、亦以不如此、不足服其焚燒輜重之心耳、孔公如此刻厲人、乃世稱其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楊秉三不惑、公不免其一矣、豈以引人着勝地乎、

王暢

王暢爲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

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白，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以約失之鮮矣。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慕遺烈。

矯獎不可無奇行。暢欲以太守撓奢靡之

俗、自不得不過於刻厲、然劉表之言、更爲近道、

傅昭

傅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毎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

側遷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人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還之昭所蒞官常以清靜為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蓄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為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去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闇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

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顧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爲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清曠之度可以函蓋一世，然餒魚與埋肉則近於璞剢矣，

陸績

吳郡陸績爲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壓之，謂之廉石，

舟輕載石、自是賢太守佳話、然當時洪矩以廬江守而載土實船、江革從會稽還而實以西陵之石、則康石不獨在續矣、

洪矩

洪矩、吳時爲廬江太守、淸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

載土亦大費人力、

江秉之

江秉之、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

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祿、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三爲令、兩爲太守、寬嚴簡約、各見其長、書案之留、不足爲公稱美事、○親故旣當沾惠、妻子獨當饑寒乎、施由親始、此語可念、

檀敷

檀敷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敷少爲諸生時、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

以郡守非人、輒至棄官、便是奇士、但家貧志清、有何物力可立精舍、抑豈門人所立者乎、

周鎮

周鎮清約寡慾、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注、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爲吳興郡、

罷郡而還坐漏舟中、行李蕭然、安得所在不有異績、

褚炫

褚炫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

乃十倍於我、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黄紙帽箱、風吹紙剥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卒無以殯殮、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

廉勝獨立、知弟莫如兄、彥回將一家物復子人、視此能無内愧否、

褚瑾

褚瑾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芊道乞土宜、瑾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笠一枚、蘆席數領、遂啓用瑾爲昭信中郎、

意況自是佳士、

時苗

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薄牽車、黃牸牛、布被囊、

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時人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遷爲大官令、　羊篇歷官淸愼、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篇卽太傅祜之兄子、封鉅平侯、　有羊曁爲靑州刺史、曁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　又有王遜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

留犢事見記載凡四、當由畤苗作俑、遂爲千古佳話、雖然、昔人謂官署青兒亦謂是淮南所生也、留之淮南否、事果近於矯情、要以古人多借事以礪節、取其意可也、

蔡撙

蔡撙初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莧紫茄、以爲常餌、詔褒其清、

不飲郡井、則必取之於家鄉、將如李衛公之置水遞乎、過於矯矣、嗟乎、求世非矯亦

何由得褒其清、

何遠

何遠、梁武帝踐祚時、爲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尙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摙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爲武康令、愈厲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後擢爲宣城太守、

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爲常。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荅爲，其清公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

何義方前佚後廉，似有矯矯拔俗之志，而始終一節，儉於律已，惠於及民，不見可欲使心不變易也，見可欲而終不變其心，非識力過人者不能。

樂法才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懸曹啓輸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廉則廉矣、不審建康令舍常奉之外、別取於民乎、抑剝而後可乎、

裴潛

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芘以自供、爲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其歸也、以床掛

壁而去、

與江秉之留書案之意同頗近於矯但之官不將妻子是第一快事、

庾蓽

庾蓽仕齊爲驃騎功曹吏、永明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爲荆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蓽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

百姓凶荒，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閒而餽之，華謝不受，

爲郡丞乃至，經日不舉火，廉吏何可爲也，既守公祿，定不應至此，或以不如是淸名不立耳，

王洪軌

王洪軌爲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後爲靑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爲，更

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拈此可爲自新者開一法門、

房恭懿

房恭懿性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

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盧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卽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以爲模範

恭懿之治三輔其爲天下最者史不述其政理之詳而但敘受賜分惠之槩要以深

沉有局量人、定不止爲淸介自守之士、

沈文秀

沈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靑州刺史、慕容白曜破靑州、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躶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遂鎖送京師、宥死、待爲下客、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拜爲外都下大夫、累遷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

無所納，卒守清貧，在州數年卒，
持節不拜而竟拜官，蘇武節當不如是廉
其小節矣，

劉懷慰

劉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參軍，父乘民死於義嘉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時太祖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

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軍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辭一斛新米、何必著廉吏論、但其勤政安民、墾田灌溉、此眞廉吏之實政、

羊敦

羊蘩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蔭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終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斂跡、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疋、

藕根恐其屬有主之物、柰何要其公平正直、非法終不判署、持執自不可及、

王思政

王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爲荊州刺史、命都督藺小歡督工、繕修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耶、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憂公忘私、自然不爲身家計、但思政之不

營家、更自有先幾之見、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簒、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

他境嘗按郡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愼每上表疏讀數十徧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恭

與段達立越王斬關歸高祖撫蜀嚴明之政蜀人以安則此公非僅僅清謹自持者何以畏愼之過一至於此棄母於先復不

能迎母於後、聽其久在長安、置之若忘、及母疾而頻君召、如此而猶謚曰孝、吾所未解、

裴寛

裴寛爲參軍時、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軍裴寛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寛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告

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聚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誂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後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從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寬雅性友愛、爲政務清簡、所涖人愛之、官終禮部尚書、

瘞鹿竟得乘龍、雀屏乃收碧鸛、韋刺史之具眼、與衆參軍之砥躬、一舉宂兩佳事、

王禹偁

王禹偁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儒雅、及别、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禹偁草繼遷制、送馬五十匹、以狀不如式、却之、顧肯爲此虧價哉、言者卒不能動、

士人組修、原非一事可以襲取、生平砥節、能使人主深信、則立朝自有豎立、

包拯

包拯知端州事、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不持一硯、拯雖

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游宦有貪墨者不得歸宅里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

不持一硯不獨孝肅可能也至遺誡數語眞欲以清白遺子孫衾影之間自當惕然

凌冲

凌冲爲含山令一介不取見歸裝有一砧石詫曰非吾舊時物也命還之

砧石大得行李然遇鬱林太守郎取以實

船矣、

畢仲游

畢仲游爲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縝以故相在太原、接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衣服鮮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縝曰如公叔可謂眞清矣、

畢公叔自是守正之士若不市一物非矯也湏行而特買二茶匕此眞近於矯矣

申徽

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愼乃畫楊震像於寢食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如此矯矯邪得不成廉吏然亦何必藉楊

褒爲戒哉、此與趙淸獻欲絕慾而懸父像於私室者同、要以人生受根有濃淡、不得不用對治之法耳、

祝天䁥

宋城王簿祝天䁥、勵已如冰玉、百姓呼爲褁頭冰、天䁥去後、和甄來尉、頗得天䁥餘味、加以文儒、民間語云、去了褁頭冰、却得一段着脚琉璃、簿尉之廉、甚難其人、然民間輿頌、亦當察其情實、

馮履謙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陽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効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効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故人一鏡，失却由我，何必鋪張，乃爾，此君

大為名根所累，

魏中孚

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作製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休，且休，及解官，檢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省幾千百緡，

仕路中製器，當以此爲法，不惟可以養廉，

且免剝下之累、

王璡

王璡、洪武末、以賢能薦知寧波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敷、璡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埋羹太守、意在不兼魚肉、則一味亦定不埋、尚亦近情、

李白

李白爲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

之笑爾笑曰、我若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爲甘泉、蘊丘館東有三柳、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以比甘棠、

若水忽變甘泉、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古人定非欺我、但以跖化夷、古今竟不多見、何珊、

戴鵬

戴鵬、洪武初知會稽縣、器度弘深、清修自守、時信國公湯和軍四明、趣郡縣供饋、期限甚嚴、鵬

率民步行往餉、日晡、饑甚、從者進餅餌、固却不受、掬道傍水飲之、一日休于縣廨、忽雷震几案、火焚書牒、左右驚仆、鵬神色自若、徐曰、撲滅之、及秩滿、父老擁塞於道、舟停三日、乃得行、

饑却從者之餅、未足爲清廉、安視震案之雷、眞可占器度、

范希正

范希正宣德中、擧賢良方正、拜曹邑令、莅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歲乙丑、山東旱饑、大理丞張驥

奉　敕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民粟數萬石、選有操行者、收賦倉廩、是歲賴以活者幾千人、驥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守、上允之、初希正爲令時逮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旦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即領汝子昨暮遺我之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遂

職、賜璽書獎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守、召里老諭曰、昔陳彬持金遺予、不憚路遠、然雖小民之誠、終爲私也、今予復新州治、露坐荊棘、汝以予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舉、耆老道意、彬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而不分俟、俟歷任、乃復遺侯、今當如命、由是與彬同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正必會僚屬入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池街市、靡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

索却金而治州廨避形跡者必不肯爲此

君名根之淡可知、

胡壽安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三載大邑不攜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

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累身也、

亦刻意修名之士、然謂携家便至行賄、則古來廉吏、豈盡無家者乎、人顧自處何如

耳、

王勳

王勳少爲諸生、入太學、銓授淶水知縣、剛正有守、正德初、中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衆閹會葬、所過州縣、競事奔趨、勳居縣署、不爲禮、瑾聞之怒、欲立加顯禍、時中官有家於淶水者、屢以勳清廉爲解、瑾俾邏卒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畱、詭言曰、令衆感公之惠、時

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勳廉名徹於内廷、且令吏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勳堅持廉操、終始如一、無何去官歸來、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嘗稱王汾州之廉介苦節不可及、

剛正有守者、何以見知於御前之優人、豈直道在人心、不可泯乎、幸有躬耕食力、三

十年之若節在、

衛世瞻

衛世瞻岳爲潮州府同知、岳約已惠民、自嘗勅外、餽遺一無取、嶺南閭翁然稱其廉、遷西安府知府、再補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岳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荊釵布裙而已、既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岳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

佳話、淺覩之、此語若以解嘲、深味之、此言實以醒世、

吳廉

吳廉授知即墨縣、蒞官約己、黜情尊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歀、悉斥去、須廨隻僕、寠寠煢立、揭書座屏上、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益於家、孰若無損於其民、其子往省之、謂曰、吾有牧任、當勞民勸相、不爲私營、汝毋顧我爲適

移膠河之役，主者銳甚，不能周度，念民勞瘁，盤，執不肯發，主者持之嚴，日吳知縣頭可合，官特餘事耳，朝廷命我牧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適留停積，一時督徵使輸捐繹下，莅苔之廉格不與，其使搆激語，誚以木偶人，因爲詩以自歎曰，老大初更事，疑非木偶人，不應方寸地，時展一分舂，衹自懷艱苦，憑誰質曆眞，歸田何日擬，斗粟未全貧，遂飄然棄官歸邑，

約巳黜情，是此君本色，然執持處，更見骨

力。

牧津卷之二十二 終